



豐川全集

卷十七之卷十八
答論道問學各書



14
896
7



896
7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論道寬嚴說書

適承翰示意旨勤懇若疑僕于先儒取之太寬又繩之太嚴為戾近儒之論不利于口者噫嘻足下之愛我深矣抑知僕之寬于取也非僕之好為寬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嚴而矯為之寬也僕益視乎道之宜寬而寬雖欲如近儒之嚴不敢也僕之嚴于繩也非僕

之好爲嚴也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寬而矯爲之嚴也
僕蓋視乎道之宜嚴而嚴雖欲如近儒之寬不敢也
足下試思宇宙之道公乎私乎偏乎全乎只于一區
乎無所不在乎半途可已乎會極爲歸乎堯舜者帝
王之準極孔孟者吾儒之儀型自昔堯舜之用五臣
也水火教稼各因其材而用之孔子之教三千子也
文行忠信既有不一之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亦有
各成之材向使堯舜執一以用人孔子執一以設教
無論天下多棄材棄人非天地大生廣生之義亦且
吾所取用者止得其一端而無與濟天下之全用成

天下之全功矣是宇宙之道本公而自私本無所不
在而自局一區也可乎自孔孟而後百家蠶湧雖博
文好古奇才異能無代無之而要之學術宗傳二千
年間僅得一董子啟途中關戶迨至有宋周程張
朱乃始入門升堂暨乎有明河會崇姚于焉典司亮
正合以謝游楊呂之掌管秘笈豫章延平之固守局
鑰安定教授安國羽衛溫公元成執法糾儀陸公范
公奉職宣猷武侯南軒西山之補漏修墜象山涇陽
忠憲之除朽導流然後煥然成家具體鄒魯然合二
千年間僅此數公合此數公家乃克成足下講于吾

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久矣試思曷一爲可廢者耶而謂吾取之之寬耶且足下所疑者徒以諸葛忠武陸公范公功業之士舊未陪祀孔廟之廡象山陽明忠憲世有禪學之疑而僕平日或并取諸吾道之內疑其泛溢耳嗟呼吾道只取于存心養性耶又僅取于法言矩行耶僅取于著述議論耶又僅取于循途守軌耶心性者所以爲功業之體而功業者所以爲心性之用論述者所以表功業之華而功業者所以踐論述之實忠武陸公范公吾未敢知其心性何如也未敢謂其述作盡與濂洛關閩符契也然竊意

以如此之真事功其心術之出于光明肫誠亦至矣文章之見于實功實業亦寡矣卽在堯舜五臣十二牧中四科七十子內應所必收也吾何人斯而敢拒諸吾道之外耶况宣公之學之文融貫事理會通古今實足駕軼漢魏隋唐而邁出五代元明乎言行有至當之理而至理非途軌之可拘途軌有不易之矩而規矩非言行之能窮象山陽明忠憲者吾非敢謂其言行盡與濂洛關閩合符也途軌盡與濂洛關閩合符也然竊見其簡易直誠其言行之外于正理者不惟自少而其合于正理者亦正自多也其途軌之

明出正矩者不惟本寡而其隱合正矩者亦正自多也今且未論立本之教語若偏重而意自可原良知之宗流弊雖滋而本旨不差卽如以象山之躬行政事陽明之奇績偉勲忠憲之貞操烈節向今在堯舜之世孔門之時吾知羣牧四科中且不當僅有一德而或在三德六德之列不當僅占一科而或能一人兼有兩長耳吾何人斯而顧忍以悠悠之謗隨聲附和而拒諸吾道之外耶况忠憲公持紫陽之正矩揭洛閩之心傳功在程朱風振名教而或者至舉其本諸朱子心無一事謂敬之言且從而禪之嗚呼流俗之

議顧足據耶又
廟堂之公論久定儒林之公評方新文安文成久陪國家春秋之祀而忠憲學行實推吾黨先覺之賢吾何人斯敢隨悠悠之毀而蹈自用自專之戾耶大學之明德新民也期于此至善中庸之爲已知幾也期于合天載孔子之自述由志學而至耳順從心之域孟子之論樂正子由善信而至大化聖神之歸道有全量學無中止半途而已者舉非其至小成而安者終歉于全故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程子亦謂寧學聖人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耳自秦漢迄今雖孔孟不

生然六經四子昭昭宇宙學者視的而射望道而趨
亦可謂有明準有坦轍矣乃按之二千年內無論兆
塗啟戶者不敢與于升堂入室典司亮工者不敢與
于正位居體卽濂洛關閩諸先生之入門升堂視諸
儒爲正大光明矣而平心以論果可直許以入孔孟
之室耳順從心大化聖神耶又勿論管秘笈守局鑰
教授羽衛執法奉職與補漏修墜除朽導流之諸儒
矣夫斯道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千聖之範圍萬世之
準繩以吾身論則生身立命之符契以世教論則醇
濁治亂之樞機而二千年間家絃戶誦者孔孟之微

言被服率由者孔孟之遺教曾不得入其室以
主持綱紀宣暢敷施使後世重見鄒魯之風軼嗚呼
此亦孔孟之心憾而斯世斯道之亟待也顧粗浮者
旣不敢語于入門淺狹者不敢望以觀奧而如江都
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崇姚十餘子者屢學聖之弘志
抱造聖之強力循六經之路塗竭終身之驅馳屹屹
焉仁爲己任自強不息而亦終無以入孔孟之室則
是孔孟而後終無人焉得吾道之全量達吾學之會
歸而偏詣半至爲憾也故吾不敢爲他人惜而深爲
諸先生惜于他人憐之憚之而一言一行之有合孔

孟子全集卷之二十一
五
孟支流者卽進諸吾道之中于諸先生敬之愛之而
一言一行之未符孔孟淵源者卽繩以吾道之量蓋
爲吾道計其全故于諸先生不敢恕其偏其于諸先
生望之深故于衡量時不敢待之淺要以卽諸先生
論諸先生而吾原無所容其意卽諸先生素塵之志
以繩諸先生而吾非有所苛于中就千古純全歸極
之詣以與諸先生相責望與天下萬世相商確而吾
非敢有一毫好惡喜怒之私參于其間以得罪先聖
先賢自負公論公理也獨其窮理之不明知而不真
盡性之未力行而不至無能達孔孟之宗傳無以折

衷諸儒于一是寬而或其所不當寬嚴而或其所不
當嚴則素心之滋恨滋慚者耳然吾也知不能真而
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知必求其真焉吾也
行不能至而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行必求
其至焉則區區愚見或且爲吾道之嚆矢矣故今此
之日有笑我者不敢知有譏我者不敢知有教我者
感其意有勸我者感其德而終不忍自違此心之安
盡徇近儒之見也不然僕亦人情耳豈樂與同學同
志多不同之論而以一身叢謗議之的耶惟足下深
愛我者尚按其是非而終教焉幸甚幸甚勿中語無

部爲友人單希哲携去茲來未批者象山集拙評閱
畢爲我剖其是非爲望也象山簡易直截學宗孟子
但其任性既已太甚觀理亦覺微疎律以子與不無
醇疵相參然其警快足發人深醒處則讀之不啻清
夜鳴鐘高忠憲所謂心粗之孟子最爲得之讀時但
能平心靜氣其醇疵當能立見若主以先入竊恐塚
中人笑我於百世之上也白沙爲人清真超越其言
俱如其爲人今讀其答人書灑清風而飲醇醪令人
起天際真人之想至其造理處則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不謂之間世之豪傑不可矣若其
靜中體認端倪一訣近儒雖多嘗議之口殊不知此
旨原淵源於程門靜中體認未發氣象一脈特徵涉
於簸弄耳蓋未徹之龜山而近理之康節也大抵白
沙之學於訓詁膠轕之日能返而窮探本原是爲空
谷足音而其於聖道顯微無間之途不無畸重靜虛
一邊是則聖門之支流不惟與濂洛宗傳少異亦自
與象山途徑微殊世儒每以象山白沙同類而譏之
此則隨聲附和信耳而迷目也蓋象山自是帶病之
大宗白沙乃屬矜貴之支子血脈統體自是迥別如
何可同類而論乎若其以象山陽明並譏尤爲胸無

眞見蓋象山於孟子尚近而陽明則另闢門庭不孝
前所謂象山學孟子而陽明並非學象山象山心粗
之孟子而陽明則才大而自立門庭之象山者非臆
說也然要之謂其如孔門諸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則可却不可以禪誣之而失其眞耳蓋禮之爲
旨至於出世吾儒之道主於經世至於出世者無論
其微塵六合脫屣五倫爲出世卽其不遺八萬四千
細行矢願度盡萬古衆生者亦爲出世經世者無論
其齊家治國均平天下爲經世卽其正心誠意盡性
至命者亦爲經世蓋血脈原判若黑白也今禮之說

俱在陸王之說俱在按文尋義豈不昭然而概以其
喜言心性而禮之知言論世者固如是乎但其中矯
枉過直之弊則信有之耳然要之尺璧之微瑕良材
之才朽自非聖賢孰能無偏不孝深願賢弟曰下讀
象山之書不可主以先入卽他日讀陽明之書亦不
可以先入爲主也舊有批就陽明集一部爲金侯要
去又一部爲渭南邢生批皆不可得矣惟四五年前
有爲青門周子兆批一部尚可討閱賢弟如欲觀者
他日當爲討來奉覽也大抵吾輩於百世下尚論前
人未讀其書而不知精論其世尚不足以深知其人

况於未讀其書或畧窺其散言碎語又安得臆斷其人之備全淺深乎盡讀諸家而不能折衷於一是尚不足以定吾道之統宗况目未覩諸家之異同識不盡諸家之底蘊又安能臆斷其孰爲正宗孰爲羽翼乎宇宙茫茫誰當負荷愚兄老矣自傷力不從心賢弟勉之家禮之議甚合鄙心但恐書寫無人兼不能與賢弟聚首細商時宜則亦付之長嘆而已秋盡冬初掃榻以待也

與遜功弟

比日欵晤旣慰夙心兼喜賢弟認真作希聖希賢事充此志也不遷於疑貳益砥於精深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後當首分一席以待賢者矣真吾道之光豈獨我王氏一宗之幸而已哉非者見貴鄉風氣地旣踞勝而諸君子得賢弟一倡俱英英有向上之機由此鼓而進之使成一道誼之鄉固無難者賢弟須乘此閑居時務以實德實行相勸勉卽所謂大君子在朝在野皆有事也又常日功課旣有應酬兼七弟處館舍則米鹽瑣細皆營之一身且中間更有閱課選

藝之煩不特讀書無多時日卽精神亦太勞擾賢弟
行年已過五十精力抑已非復少壯自今讀諸儒先
書須從其要領處切身體認務求有益身心世教而
自足爲培養精神之助乃爲貴耳蓋務學匪獨爲培
養精神計然使學而精神勞攘無寧穩保合之意不
惟落於玩物喪志卽所謂學者非立於求放心至
靜立極之道也且吾輩不惟萬古一生此身不可輕
擲抑萬古一時此學寧可流於鶩外馳逐乎及諸高
足與同志承教者方以秋闈臨邇勢不能泛濫博得
然如近思錄一書一日看二三葉以開發其向上之

機恐不可廢况看得此書久卽看本經四書見解亦
自當深入胸襟亦自當廣大眼界亦自當高明卽此
正可爲深造舉業張本豈獨於舉業無妨而已哉大
抵自此以往貴鄉人士人品學術之高下皆關吾弟
此日之提唱從此士習日美鄉風愈醇卽賢弟爲功
首不然過可勝言哉然古來大賢名世成大功立大
業與夫明道術振絕學者固其人學問心術卓犖俊
備而亦其門生子弟輔翼推闡之而愈益弘大耳觀
王文中身承絕學獨以姚賈房杜輩不能弘衍師傳
而一世卽絕程朱區區卑官小職曾不能一日安於

豐川集卷之二十七
廟堂而其道至今弘暢未已。是自茲以往吾弟提唱之未盡其致。則吾弟爲負諸君諸君繼續闡衍之未副厥責。亦爲負吾弟明師也。比愚兄自貴鄉歸。喜賢師弟一堂聚會。將來成就真不可量。故每一念及。輒爲欣懌無已。而每一念及於將來彼此之任重責深。更爲惕懼無已也。書至之日。賢弟可集同志諸君子讀之。

答張友人論學書

春首遠辱枉履。厚意不忘。承示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鄙人以爲收心要法。而耻庵以爲鬼窟活計。言意相反。不知是非。是非疑之是也。但鄙人所言爲求放心者。指入門之坦途。耻庵所言。則爲見心體者。示防弊之遠慮。蓋學者不知心體時。不從觀未發氣象。入頭終無見性之門。然心貫動靜。故學須動靜合一。而或畸重靜中。體認一法。以爲究竟。則耽空溺靜。偏枯之弊。不能免矣。鄙人之言。乃補羸之上藥。耻庵之說。亦屬消積之良劑。義不相悖。但耻庵下語。微重亦

尚欠分曉耳。觀聞之辨，亦似過於分疏。蓋既無聲臭，何可觀聞？大抵無聲無臭，就此理無形聲之可指處，言而不觀不聞，則就此理言其不能形聲顯指處也。言雖異文義實一體也。一貫之說，就曾子爲門人言，則可實指以忠恕。若泛論道理，不可呆指。然說來頭頭自有原委。如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亦歷然矣。然中間只是明德新民一條索子。貫去如美善神聖，其間品第歷然矣。然中間却只是信善一條索子。貫去又如博約也、內外也、言行也、學治也、文章性道也、德性問學也、頭項若異，要無非有不貳者。貫乎其中。

足下但舉一事以考求其源流，便可類推。凡事何爲一何爲貫之大旨來問，微涉於寬，僕亦安能指一處的歷相答耶？然已不啻的歷言之矣。所疑有收斂意思，便是虛寂之根。有發揚意思，便是功利之根。窺足下之意，於發揚爲功利之根者，或在所易明於收斂爲虛寂之根。此爲疑團之所自來乎？不知學問發揚而不知收斂，則流於馳騫躁妄而不實。若執此而泥於收斂，是收斂有所矣。有所則卽所便成虛寂之根。更若習成窠窟，必至喜靜而厭動，喜簡而厭煩。豈不流入虛寂之鄉乎？然耻庵此言亦殊有言意未融矯。

枉過直之病欲酌其宜而善用之則莫如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之爲適中無弊也中行狂狷此不難辨狂
者有志量而不足於操守狷者有操守而不足於志
量中行則志量如狂而操守復堅操守如狷而志量
復弘狂狷得其偏而中行兼其全偏者必勉其不足
而後可適道全者本其固有而履道坦坦也博學者
多識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也多學者貪多務廣以
求勝於人者也此有本無本爲己爲人之辨然博而
或溺則以聞見汨天常者勢所必至是博學之流爲
多學特在一念迷悟間耳足下以爲然否

答友人問尊德性道問學之旨

承問具見細心體認不同依阿徇人之見顧鄙人之
意則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語乃千古聖學本體
工夫合一之宗不特單說者義有未備卽並說者旨
亦未融且卽知並說之非矣而執於一邊之見稍有
低昂亦易涉畸重之弊耳如象山謂旣不知尊德性
焉有所謂道問學其言豈不謂當乎然獨未思苟不
實道問學亦焉有所謂尊德性者則亦又似得其說
而不旣其全故其流弊遂不無也吾輩今日論學術
觀聖經之大全鑒前儒之流弊要知道道問學原是爲

尊德性乃算得尊德性而尊德性乃算得道問學亦
正須道問學務令真體實工一貫不偏乃為善學聖
人幹蠱先賢亦始不負吾輩責在明道之正職正分
耳故平日每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旨與同志共
證之而不敢為一身之毀譽計也獨最苦無人為正
其是非耳足下倘有見幸不吝反覆焉是為望矣
工夫合一之未不於學道中未始無此道問學
意須胸中無雜念而後問學之功以千古聖學本
承問其具心數語不同於問學人之具理備人之
答友人問尊德性道問學之旨

與友人論留心釋教書

承諭令姪事弟未嘗不為審處但再四詢察渠胸中
毫無定見直欲作五嶽四海之遊尚須聽其閱歷諸
苦或者計窮而返正乎則弟斯時不難設法安插矣
令姪言兄連日留心釋教亦並隨彼教像持齋結制
聞之不勝駭然者累日古之大儒宿德亦于二氏不
廢參証但上焉者以深究其底裏而後可以辨道術
離合異同之界其次特取其心術易簡假以離塵逃
虛耳然欲離塵逃虛者君子已謂之不知道謂其本
無可離而離故不免有所托而逃亦已墮邊見而落

愚人全集卷之一
三
隅智矣又焉有舍吾儒經常範圍而直墮彼法像乎
先民云吾道自足無俟旁求此實昔賢透頂徹底之
談初與世儒爭閑氣競門戶者之言迥別兄留心至
道可無三復兄年已逾一甲第亦四十一年付之東
流第既無由入山兄亦無緣至鄠渺渺天涯握手靡
期引領東望真令人悵惘無已然此生苟期以盡性
至命爲歸則雖萬里一如同堂初不問關山也

典文人備留小卷

答門人黎長舉論讀三禮書
五月中文鳴老過鄜曾以選過禮記全文冊復函附
之習禮之說前書雖未甚詳然已陳其大畧矣大約
禮記擇其中之精者熟讀之周禮止宜細加講究一
番熟讀則不惟精乃有所不及亦且不必也儀禮則
止于二三遍過日知其梗概而足矣所以然者禮記
雖滋以漢儒之附會不免經曲糅雜然先王之大經
大法時于其中寓焉是卽夫子所謂殷因于夏禮因
于殷百世而不可變者也精擇而熟讀之自不可緩
周禮則係有周一代制作之規模雖與今日時異勢

殊然會而通之尚可見成周典章法度之綱目亦并
可以參証古今治法之詳畧泥其迹雖若難行而通
其意則無不可用是則孔子所謂損益可知者亦尚
是必宜尋究之書至儀禮特儀節耳則又隨地隨時
可損益者也止可涉閱以知其梗概讀何為乎今按
經傳通解之旨特因時代先後分之蓋其本意以為
儀禮出自周公當為經周禮雜以新莽之附會禮記
雜以漢世之散論當為傳耳如僕臆見竊以為天地
之不可變者當為經隨時可變易者當為傳恐不得
以時代之先後分經傳也今且將禮記選出者熟讀

之先識其大旨畢則閱周禮以考成周一代聖賢經
世宜民之制度稍有頭緒然後通歷代典制之書如
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之類合以今制通盤打算孰
宜孰否須使端緒井井曉了胸中然後可云坐而言
作而行也若無此大鑪冶卽全部周禮熟爛胸中無
論新莽之假借適滋詬厲卽荆公之依傍適亂人國
耳況如儀禮區區登降進反之儀節遂足盡興道致
治之要乎徒使有識者笑優孟衣冠傀儡跪拜而已
凡此皆胸乏成見而以意見摹擬之說也

答門人黎長舉論博約書

二月中接手勳獲悉動履兼稔長舉知無不言參戎
公間言乘道長舉盡慕資之分而遂成就參戎公盡
官守之職及時得請教儀封質疑就正尚見此行之
不徒然也展閱反覆慰藉殊深獨是與儀封論學書
不知前書云何第卽所寄證博約一書論之則旣不
盡孔顏傳授之淵源並不察於前賢之註疏而不免
以臆見從事不孝閱之益不勝跼蹐焉夫讀六經四
子之書要在識聖學之宗傳又在就經文推明聖賢
立言命意之本旨博文約禮之義就宗傳論是卽夫

子括平日文行忠信之四教大學明新止善之三綱
領而爲言就本章宗旨論博文是夫子教人從道之
綱條顯著處理會約禮是夫子教人從道之精微天
則上體行但涉空疎卽流異學但涉浮泛亦屬雜學
也今欲矯空疎之失而以禮樂兵農之著于臣弟友
之理爲博文以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起居爲約禮已
於本章之旨毫無着落而欲以此卽會孔門平日四
教之旨大學三綱領教人之法寧有當乎且以博文
謂博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文而約又單在男女服
食與吉凶之禮豈所博之禮在吉凶五禮之外而所

約之禮又切要於六藝中所博之禮耶前後不自相
衡決乎且以約禮爲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起居
則是反約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途矣則亦仍屬
博文事豈約禮之謂乎是亦徒冒禮之統名而毫無
與於此章之禮之實義及約之本義耳長舉試思約
禮是將所博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約而歸之於
天則以爲踐履耶抑是將所博之禮樂兵農子臣弟
友又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耶又試思男女服食
起居卽禮耶抑男女服食之規矩準繩爲禮耶嗟乎
男女服食尚不可以言六藝中度數之禮而可以言

約禮中天則之禮宗傳聖教章旨句義真無一可
而乃執泥不悟何也夫抵文雖節目無所不該而此
章之博文則所謂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窮
博乎道之散著而朱子通古今達事變之說自爲得
之也禮雖度數節文無所不該而此章之約禮則所
謂循乎天理之學則束以吾心之矩矱以實盡乎道
之精微而朱子遵聞行知之說更須益以一本乎天
秩天敘之自然十字而後爲完滿也故就理而論不
特長舉之語約禮者不當卽長舉之謂文爲禮樂者
亦多脫漏至其兼謂兵農則更非情實耳蓋此章博
文中之禮樂二字尚不止於度數聲容之粗迹而謂
其以不語衛靈之軍旅不答樊遲之農圃曾執以啓
仰鑽瞻忽之顏淵使之從事而會道耶必不可矣至
於儀封謂文爲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
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顯而法度之燦著皆
是愚意亦覺於義雖無不包而於此章博文之旨亦
微有厚薄之嫌謂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
節文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皆是愚意亦覺非特
此說尚是舊儀禮典禮在內爲微涉於徇迹而皆是
之旨尚未至當歸一也蓋觀輔氏謂所行卽是所知

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若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
錯知則可矣行將何如卽此以推旣可以知文之爲
義止宜解以聖賢成法事理當然始爲博而有要而
凡所謂剛柔上下與夫長舉之兵農云云不切於道
之大綱者皆屬此章之文之枝指矣又旣所行卽是
所知則又可知博文者爲博考聖賢之成法博識事
理之當然而約禮者卽於遵行聖賢之成法時一準
乎天則率循事理之當然處一協乎矩矱庶幾知行
一貫博約一貫乃與斯旨有合而據此以推又可以
悟長舉博兵農之文約吉凶五禮之禮爲無當於大

義而虛齋先生所謂積少至多積小至大一段之美
雖務於包裹無遺而要之亦鄰於擇焉而未精也總
之顏子前之仰鑽瞻忽後之所以弗罷竭力者斷在
斯道之全體大用爲窮理盡性之要務夫子之所善
誘者斷在斯道之切近精實爲顏子指示明道行道
之坦途故此章博文約禮之說須與大學實體實用
日用經常之大道表裏發明然後的切耳若夫六藝
及洒掃應對之節乃孔門三千七十子小學時所共
習雖大學亦在不廢然要之重在體用綱條而不在
於此卽天地鬼神之奧宗廟會同之節亦大學所必

該然要之重在身心性情倫物酬酢而此非其解今
觀大學之論學也極乎身心意知國家天下可謂博
矣夫子之答顏回問仁也極於天下歸仁亦可謂效
之至大矣必歸本於明德克復而並不及天地鬼神
宗廟會同亦可知博文約禮之固非淪於虛寂亦斷
不容流於瑣細泛濫也長舉柰何不詳思耶嘗觀六

寄徽州汪文搢書

夏初至姑蘇晤聖功聖紱兩令兄備悉近履欣慰良
多至聞舍商而儒出幽遷喬之勇令人益為快慰匪
獨以業儒為吾友貴喜賢者自矢之卓真能不縛於
小利近功也又今日既能舍商而儒即他日者由士
希賢由賢希聖即用此斬然能捨卓然自奮者無難
直入其域而足下平日之壯志當能遂也以此見兩
令兄及其令郎時皆托以備致鄙意欲足下速至蘇
州圖一面晤以盡夙懷不謂又以事迫不克以留於
五月念日返棹西歸途中每一念及輒不勝人遠緣

豐川全集卷之二
三
踈之憾以是舟至宿松問知仙里近在咫尺遂舟中
爲此以佈積懷竊冀遇貴鄉便郵或得達以道忱卽
不啻把手談心也蓋僕之期於吾友者雖累楮莫盡
而要其大旨則數言耳文指足下不記僕昔面以心
齋小泉相期而足下答我以尚非所願之言乎甚矣
足下之志真勇壯而言真慷慨也顧如僕之愚則以
爲心齋小泉學雖未弘而志則真切骨則堅貞其力
行豈易及者足下果能以如此之志如此之骨而更
能充之以不已之學卽心齋小泉誠不足限足下耳
不然卽恐心齋小泉不易至也且足下能以如此之

志如此之骨懋不已之功不本於古聖賢天德王道
之全學而僅孜孜焉若今之講理學者務訓詁後聞
見持門戶之一偏昧孔孟之大全如昌黎所譏分離
乖隔不合不公卽恐於心齋小泉無多識蓄德之益
而反有泛鶩馳逐之弊耳蓋今之鶩此者皆自以爲
有明道衛道之功而不知其自蹈於逐末而喪本務
名而失實反不如志卓骨堅力行可畏者之切於爲
已也故僕竊願足下自斯以往先以心齋小泉不易
至又不足安之旨樹之標準而立志務期如二公之
真切立脚務期如二公之堅貞而復疊疊焉實以大

學明新止善之真宗爲要歸知之而必真行之而必至稍覺於孔孟之全體大用有一不符契而卽不甘以自止他日始於本志克副耳大抵吾輩志不欲其隘而力則欲其實志一隘或以小成而輒止力不實必且初願之難副足下幸勉學焉可也幸善學焉可也又學問之進退偏全雖不盡靠師友而師友實有力焉貴鄉東林遺風尚留錫山惠泉之間如顧楊諸君深足切磨他日便道一訪作數日商証當能有益也磷石作古是可傷也不知其諸郎近况何似念之殊爲悵惘

與濟寧趙薦清太學

六月望前遠使忽臨讀來翰思深鋒穎深喜故人有子大足尤名家學不啻對世兄于聖室快談時也所詢聖佛一理諸說不知倡之何人大約未明聖道而拾佛氏殘旨徒聞二曲夫子之多言心性未知二曲夫子之體用源流徒知吾儒之本立道生未知吾道之用以達體故處處只道其一邊耳夫聖與佛豈一理者聖人之道主于經世佛氏之道主于出世經世者欲其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出世者欲其一超見性頓出三界宗旨路途天淵不侔渾而一之不惟不達

吾道並不知佛旨也且既不知吾道爲仁爲己任之道而獨認佛氏見性成佛之宗則其謂佛氏之路更捷又何怪乎蓋彼徒以見性成佛之旨論聖佛之理則其以迂捷論聖佛之路無足怪也且其以佛之路爲捷亦且未知佛旨真佛固不論迂捷耳然此中爲說頗長恐留更僕難悉數也世兄聰明過人他日或能透過此關耳二曲先生真禪之說不知是譽耶抑毀耶然觀前後之論大約是爲佛氏援一護法如佛家謂孔顏乃真佛之說耳獨不知二曲夫子之生平行履則至孝性成而又克盡倫盡禮學術則盡性至

命而確歸日用人倫禪有是耶若所謂人祕明性則經濟文章自無所不能此亦仍是佛家見性成佛則神通廣大之旨而不知惟深造以道乃能自得也又謂經濟文章可以概置兼之則有累是徒知冲漠無朕之體原萬象森羅之體而不知萬象森羅之用正無非冲漠無朕之用也且性中固無所不有然亦由平日積知性盡性之實功于經濟文章閱歷學習之久而後能畢達耳焉有不學而自無不達者則如世兄所云未安之旨處處認住本體作主之旨明本原而古今世事未經眼之旨明體以達用之旨皆卓于

此理有見正可一返照而自破其非固無俟鄙人之喋喋矣至謂靜中掃除妄念之外惟覺木如而竟不能辨空心空理之所以然愚意則以爲此時但教木如何用辨乎且木如者名之爲人心耶抑名之爲天理耶而禪之爲言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直欲並善而空之所由二曲夫子斥爲並空其理乎若乃世兄此言故爲元解以相試則余言皆贅矣鬼神生死此非口舌所能盡兼生平身所未到之處俱不敢妄言且人道之宜明者尙多縱能言焉亦無俟求之幽隱也總之觀前後見問之條深見平日好學深思不徒欲以科目詞章自畢其生平從此實下定力兄弟自相師友卽嫻習舉業之中實績天德王道全學以終尊先大人未旣之志事道若大路有爲若是不過十年便可成大人物作中流砥柱顯親揚名也惟世兄勉之不佞迂拙腐朽自知其不能而不爲者非敢望二曲夫子抱道懷德不輕仕進也獎借過情殊滋愧矣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又與李輯五先生書
一歲中未有候啟然先生台履佳勝時時從令弟先生處聞之殊為欣慰兼聞先生比來所際不無小小風波而處之泰然不改坦蕩之素世儒動言明心見性遇一盤錯細故輒局踏如不勝先生履仕途得失榮辱斯亦世俗所視為重大事矣而道力堅定如此平日內養所得者積累深厚真足抵當外遇從可知也吾黨得先生砥柱中流庶幾可刷虛言無實之恥真足為吾道慶也令弟先生近道殊遠敬嘗與友人評論吾鄉偉人先生坦易勁直令弟清恬簡遠雖天

分不同要之各自成家亦可謂當今之五難矣至于
令弟近來心境入微直能於日用平常中窺先天未
畫之妙尤可謂時賢僅見此番賢昆季相見不惟喜
白髮老兄弟一堂聚歡極人生樂事卽道誼必知披
衷而印性命之淵源更人生奇逢也惜無從借吹席
于函丈聆洪鐘之扣鳴耳臨穎悵然主身卦錢卦夫
風然而與之素然不知因夢之素世謂道言即必良
主與聞之極爲欣豫乘間於主以來預想不勝小小
一氣中未育刻刻然於主台身卦卦卦卦卦卦卦卦
又與李韓正武主書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折衷學術書

承以後世學術修悟禮用門戶日岐欲僕折衷於歸
中僕何人斯而敢如是耶而能如是耶雖然如僕之
愚竊以爲後之論學術者徒徇門戶而不察學脉則
今日折衷學術亦惟公論學脉而不分門戶所以然
者學術非以孔孟爲指歸乎卽漢唐宋明諸先生有

不惟孔孟爲師法乎今試問孔孟之學術果詳於作用而畧本體耶果詳於本體而畧作用耶果詳於工夫而畧本體耶果詳於本體而畧工夫耶孔孟之學術本合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一以貫之而後之學術或且偏重本體而畧工夫作用或且偏重作用工夫而畧本體原其始之立說者未嘗不以爲吾重本體未嘗廢作用與工夫而其既也竟以畸重之勢積而不返遂至有畧作用工夫之弊焉又未嘗不以爲吾重寔用重工夫原未嘗離乎本體而其既也竟以畸重之勢積而不返遂至有遺棄本體之弊焉蓋意所

重者言之詳則意所輕者言益畧其弊也詳者遂成一家之言而略者遂不無遺置之患於是偏枯之說時亦有之流傳既久轉支轉晦兼習其說者既不易得真能推原師旨之高識復無溯流窮源折衷會通之寔功徒依門戶爲標榜據名目分異同於是乎修悟體用之途遂相視如吳越之大怨深讐而不可相通矣嗟呼獨不思諸先生之重工夫重寔用也果離本體乎重本體也果無作用工夫乎向令諸先生而處一堂應以相資相成殊塗同歸爲莫逆之兄弟而後世乃略心執迹別域分疆成各立之門戶無論律

以孔孟之淵源爲顯悖大宗卽使諸先生而在果視
今之遵守其說者爲能善繼而善述耶故僕嘗以爲
後之重言工夫寔用者徃徃攻擊本體之說重視本
體者徃徃攻擊寔用工夫之說真無異一祖之孫不
復知大宗之本同而徒見其門戶之攸殊遂忘乎同
心濟美之大義而日以此多彼寡之小節小目角勝
爭強而不自已是豈能有光于祖父之道徒傷其祖
父之心耳雖然舉本體工夫作用而割裂支離之不
可也欲合之爲一而漫然調停協和之亦不可孔子
之爲聖之時也非調停於清任和之間而執中無權

也融會爲一體而時出之各當也故今之學術欲合
諸先生爲一家非漫然調停之也諸先生入門各不
同而其師孔孟也則同吾欲師諸先生師其同師孔
孟者而已諸先生師孔孟也同而其入門下手也不
同吾取諸先生取其入孔孟之路直而不紆寔而的
切者而已故吾之取於工夫作用也取其工夫密作
用寔而其於本體要非畧事爲而事虛寂之本體以
爲有寔作用寔工夫而本體乃不淪於虛寂也於其
畸重作用工夫而微涉強持徇迹者則畧焉取于本
體也取其本體明且切而其工夫與作用匪徒事義

襲強安排而非順帝則之作用工夫以爲有真本體而作用工夫乃不淪於支離也於其畸重本體而旨近空宗者則畧焉故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吾不見爲諸家而見爲一家並不見爲十人而見爲一人取其長而畧夫短會乎異以歸於同消偏黨之畸見成蕩平之坦途庶幾完諸先生未繼之志事爲我輩今日繼述之正義乎且道脉久離而復合學術久岐而歸一亦運會之不得不然也獨惜力小學踈匪其任耳悠悠天壤誰當負荷願與足下共勉之

答默庵汪公論易說質疑書

心敬關中陋士比因師弟子荒山傳習未能就正海內有道竊恐學成執方以此因董憲副邀之南行遂不辭而戒途出關過中州則夙所心仰之孫湯許張已作古人止獲晤襄城劉恭叔先生父子叔姪此外遙遙二千里徒一覩周文公所營舊洛與二程康節之故里荒祠而已意中事殊多未當者途中竊念天地之元氣不毀則斯文之寄托當隨地有人豈前途千里而遂無一遇者至漢口則彼中人嘖嘖稱默庵汪先生不置心敬聞之喜不自勝遂不俟舍館之定

而肅刺奉謁焉不謂先生不加鄙夷忘年忘德而爲
移時之談次晨見顧則又委以商確所著之易解甚
矣先生之虛衷善下也客竄細讀雖間有螢照蠹測
之見欲然不敢下筆求質者累日既復念吾道大公
公而公言之應先生之所不拒况家師二曲子李子
與彙翁高先生神交至契心敬子李子受業之弟子
而先生高先生傳心之高足學術醇疵彼此相關抑
又何嫌何疑故亦遂不敢僞辭而僭申臆見以請教
焉心敬竊惟易之爲書四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恐曰
卽於悔吝凶咎也故藉天地間陰陽消息自然之象

數自然之次第示人以當則吉不當則凶吉宜趨凶
宜避之藉証殆卽陰符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之
意乎故孔子繫辭贊之曰易之爲道也範圍天地而
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實獨
見其深也然向非十翼之作發微闡奧則義文周二
聖人之心精亦尚含蓄隱蔽於深文簡語之中而讀
者亦且有不易曉解之處何者伏羲畫卦僅揭端緒
文王繫辭畧疏大義至周公繫象則天地萬物順逆
休咎之理亦可謂發洩極盡矣然義類終屬渾舉譬
如初出之日雖光芒遠映終不無深山窮谷幽翳蒙

豐川全書卷之十八
五
寵之處而淺學後進讀之亦尚不能不阻於疑滯也
獨至孔子生三聖之後深見易之爲道真生人善身
善世之準繩而日用間不可以須臾離也故觀象玩
辭直至帝編三絕乃於羲畫文彖周象之中渾者爲
剖合者爲發直不使三聖人之奧旨有隱而未光畧
而未詳之義以爲讀者闕通明坦正之門故敬嘗謂
十翼十篇易之註疏真莫精於此莫確於此莫詳於
此彼高遠視十翼而謂孔子之翼與文周之彖象各
有取義不必盡屬可通者固爲不知十翼至以爲當
尋求心地於羲皇勿盤旋脚根於周孔此又迷惑於

老氏無名之餘旨求之愈遠失之轉甚又豈知十翼
之蘊奧哉先生篇首說易三條首揭十翼爲易註之
祖學者只以孔子之言爲宗白當融會通貫曰哉言
乎可以註後世穿鑿謬妄之失固已得讀易要領矣
至第二條所謂易爲易簡之學寡過之書則尤片言
扼要消後世無窮象數占候養生家附會依托之謬
卽此二條易之大旨與讀易用易之道舉該於是縱
全部註疏中或有出入不過意見之微岐亦合抱之
寸朽巨壁之微瑕耳曾何損於棟隆之任連城之價
哉卽程傳朱義豈必自謂一無掛漏乎雖然敬有進

焉寸朽雖無傷於合抱然何如無朽之爲全材微瑕
雖無損於巨璧然何如無瑕之爲完寶大儒君子翼
聖經垂萬世當一補前人意見之漏於既往開來學
明通之途於將來乃爲當耳則其一如易以乾坤屯
蒙相承爲序之旨似不可不於篇端揭明也蓋三易
只此六十四卦耳然夏之連山首艮商之歸藏首坤
周則首乾坤而終既未濟三代之易教人寡過之旨
則同而其義例仍各自有取者蓋古聖人神道設教
固其作用各別抑連山歸藏安排卦序之旨或亦有
未盡當也苟註周易而序卦之意不明則周易自創

義例以別夏商之連山歸藏爲無調矣故敬嘗謂孔
子二繫爲周易之凡例其各自爲篇者蓋讀而讚時
各舉一義耳後王弼費直諸人訂定篇次附二繫於
六十四卦之後者亦以四聖人時代撰著之先後取
義耳若以便於誦讀論則二繫竟當列之經前如近
世編書凡例在前之例蓋易之爲書微與春秋同而
與他經異非明於發凡起例之旨則亦無從見命意
立言之由而揭繫於前尤當以序卦傳爲第一蓋序
卦之義明而後周易六十四卦相承爲序之義乃可
了然而周易教人出入以度外內知懼之大旨亦已

思過半矣不然連山歸藏皆夏商聖賢之述作文王胡爲而必更其次第哉且周易興而連山歸藏何爲遂一廢而不傳耶今尊著於序卦之旨殊未之及敬固知先生爲孔子序卦傳已詳其義而程傳復揭之各卦之下無煩更揭耳然於卷首凡例中則似尚須揭明此義使讀者一見曉然始爲綱領明白也又其一如卦之名義及爻之六位正例變例之旨歸似不可不於凡例揭明也蓋卦之由名或取兩卦相合之義或取兩卦相合之象或就相合中取相生之義或就相合中取相成相通之旨爻位則或取天地人三才定位之次第或取初中上爲位之義例或各自就卦之義而分始終或各自就其爻位而取義於剛柔當否有情無情抑或卦義無取而就爻別通其義大抵必明於名卦成卦之義而一卦之旨乃可明卦旨可明而後一卦之彖象由來乃可推也必明於爻位之次第爻位之通變而後周孔爻象之取義乃可讀也尊註則於卦爻之中有揭其例者有未揭其例者心敬固知揭明者爲前人之說尚有待於今日之折衷其未揭者則謂古註如程朱來郝等註俱曾揭明無俟一一標舉耳然此義先生自喻苟不於前凡例

中揭明則亦微於開示初機使易知易曉之方稍覺未備也夫讀易之大旨在知四聖人垂訓之本心用易之大要在能隨時變易以從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易道學易之精神命脉俱不外此矣卦爻象數特易之軀殼形而下焉者耳先生篇首發凡二條易學精神命脉已可謂得其要領而鄙人區區於卦序卦義爻義殼軀形下之義例爲說無乃昔人所譏還珠買櫝之陋見乎蓋愚意謂升堂入室不必更尋門戶則可謂欲升堂入室而不明門戶所在則不可則如鄙人所陳固妄意爲欲求尊著精微之旨者登之門戶也惟先生進而教之爲是爲非無惜直示心敬素心之所懇懇望以就正而不虛數千里跋涉詢訪者庶在於此不審先生有道其許我否

答友人論學欲用易書

八月朔接手示知勉行會約深慰懸結昔人云一番聚首一番磨礱會而有長自然彼此獲益足下勉圖有永可也所詢欲用孟子易義足下問道於盲亦異矣雖然竊嘗聞之矣易卽道也萬變而不失其時之謂易萬變而不違吾性之謂道性外無道道外無易吾輩若非性與道偕則亦不能行與易合孟子善用易者亦只是時行時止率性不違於道耳若所謂進退出處各當其時者猶表迹也此斷非虛意見摸擬安排之所可能須知道之大致性之天則乃自然不

言而喻默成而信矣今足下欲知孟子之所以善用
易而思以用之也亦於自心性道大致體認焉耳識
吾率性之道自然識孟子所用之易識孟子所用之
易然後能善用孟子之易不然僕雖舌言萬語言萬
子之易之用而已足下雖手摸萬技猶摸得孟子
之皮膚形似而已畫餅不可以充饑痛恐足下欲用
而乖其所以用也匆中言不能悉然大意在此矣足
下以爲何如

答亮工書

新民至知動定佳勝爲慰性理纂要哀然成帙亦可
謂不虛一冬時日矣是可羨也但不肖歲前尙另有
整理不能細加商酌容俟開春報命耳承問易註云
云易豈易註卽愚兄又豈能註易者抑以前此誦讀
時偶爾微見隨得輒忘今不容不錄以成帙爲他日
自考得失之端又竊見易之爲道吾夫子分明以爲
可以學而寡過則是教人寡過之旨乃易教之綱領
也而前之諸儒顧多未及明揭此旨則于易之綱領
亦似未暢又義畫無文原自隱深文象周象言渾語

與學者原不易通達至若吾夫子于易既芾編三絕
又渾身體備十翼十篇于作易學易用易之義反覆
推原中間詞旨簡約後人未易卽解處或有之豈其
于大闕大鍵尙有未盡之義俟後人增益乎而前之
諸儒每于求其說而未得處不知于本卦中尋求又
不能虛心闕疑往往參以意見或援緯釋方伎家言
附會穿鑿如互變錯綜紛紛之說反若孔子之言原
有未備而俟其補出者則画蛇添足抑又覺失易本
面也又易之義原卽具于象而易之象原所以象此
義數卽象之度數而卜筮乃所以神易原是廢一不
得亦原是執一不得之理耳而近世諸儒每多專主
一說以註易則亦覺于易道意言象占渾然一貫之
言未當也以此謬不自揆思欲一竭區區畧著一書
以求正海內顧管窺天而蠡測海竊覺終無當于萬
一而徒得僭踰之罪耳不知賢弟顧何以教我也

皇不台... 下之... 而... 既... 夫... 答... 人... 門... 不... 長... 壽... 終... 之... 壽... 壽...

與董復庵憲副

去歲冬曾附趙二禮記春秋二書共一十四本內附
候啟一函不知達臺覽否歲月冉冉忽復改歲每一
遙念夢寐輒為不寧顧不知比來讀易日久心境自
覺何如能使一切憂患困苦皆以良背行庭之旨抵
當消融乎抑猶有不能脫然者如猶不能脫然試與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小得手便當有小效大得手
便當有大效此亦尚屬患難中安身法也不然者事
既無速濟之術心又無排遣之法則憂苦不堪處矣
何如何如

玩占以爲利用安身之藉資耳然究之學者之用易而獲免咎厲則不惟不關卜筮亦且不繫觀玩但在此心之敬慎而已蓋敬慎則必不肯負氣任情不肯負氣任情則必憂深慮遠而時時變易以從道天下焉有憂深慮遠時時變易從道而招凶貽悔者乎則雖謂一部全易蔽於王文中所謂乾三之君子曰乾夕惕一語可也雖謂一部全易卽蔽於明公所得力之大過初爻藉用白茅一語可也總之古來一切盛德大業非無才者所能爲亦非區區恃才矜能者所能終大志歛以小心恢張出之兢業則進退伸縮無往不利此乾之龍德中正而潛見飛躍處處咸宜一出於亢而悔卽立至者也我公經歷已悉今又潛心易理而慎守藉用白茅謹小慎微之旨易之把柄亦已得之誠更密之以君子朝乾夕惕之功而不參以負氣任情之失他日閱歷所至一任潛見飛躍自將步步元亨利貞卽謂此日之屯蹇爲公啓元之貞開泰之否可也到此則易不在易而在我矣註疏云乎哉何如何如

此書之旨，在於明道。道者，天之理也。理者，氣之歸也。氣者，理之寓也。理氣合一，則道在其中矣。此書之旨，在於明道。道者，天之理也。理者，氣之歸也。氣者，理之寓也。理氣合一，則道在其中矣。

答友人論艮止書

來教人事匆迫，殊損道心。求克艮卦止義，終覺寒暴。游至而又有頑金未能煅煉之疑，不知兄丈此意出謙抑不自滿假之心耶？抑不免誠作是見耶？如不免作是見，則鄙人不敢聞命矣。道心豈頑冥不靈之物？大英雄豪傑正于經綸酬酢之中，用精義入神之功。譬之真金在爐，火力愈猛，則煅煉愈精。是一切人事匆迫，不惟不損我道心，而原無非我煉養道心之助。故大易艮止之義，初不在深山靜坐，離事冥心也。但要此心見明，守定不論動靜閒忙，而時時幾康安止。

不惟人世種種毀譽得喪動不得我毫釐即一切塵
情客氣亦更移不得我絲忽心境如一物我並忘如
兩山相兼巖巖不動即此為良善行處之真耳豈必
外却人事閉門習靜如釋氏止觀之善事且止之
學雖大賢上智之修而良止之體則我輩人人道心
之自然只在自已發肯心耳為人由已發之無主譬
如煅金者但使火力不替雖遇頑金斷無不精不純
之理故記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且兄獨
不見古之遺大投艱者乎精神百折而不可挫性氣
無入而不自得又不見古之崇德廣業者乎為之

無有或阻求之而無乎不至奈何以兄之高明強
毅而竟有忽迫損道心頑金難煅煉之疑也乃若出
自謙抑不自滿假之意則鄙人之言贅矣

何容氣力更不得我身忽心境如一物遂覺忘如
非却人事閒靜自得如釋氏真覺之真覺是空之
學雖大賢上得之修而良止之修是空之修空之
之自然只在自己發有心耳為人用之修是空之
如般金者但使火力不替遂過兩全金鍊成不壞
且如金不自鍊成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
空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修是空之

與同門羅仲修

別來爲日幾何倏忽已成兩歲人生光陰之不可強留
如是夫適接翰示喜慰真不可言吾輩只因未得心境
空濶受用緣是許多得喪欣戚事皆來擾心無論人
事繁擾家務叢集時不得虛閒卽獨坐一室亦千頭
百緒交投而全至究之分有前定無益毫末徒累心
田耳尊兄于靜中體認得本心空濶體段此卽得動
靜如一根基矣由此而能繼續不已蕩平廓清之績
可奏將理家時卽空濶時初不相悖尚何人事之累
爲憂哉至于日程之立深得存心用敬進學致知意

極爲歎服但須知讀書正爲印證存心路途靜坐正
爲培養動用根基則讀書不爲玩物喪志靜坐不入
三禪枯寂耳矣由是而論靜坐不曰靜乎禪靜之意
由其真只于靜中體悟靜本心空靜對出此明得體
百識交對而愈至矣之公育前次無益學末我累必
事業對來悉盡其理不靜虛閑唱隨坐一室亦于更
心靜矣其理與若冬靜矣其理皆來對心無益人
欲其夫靜靜不喜靜真不可言其理只因未靜心欲
眼來爲日其何如忍已然而人其理對之不靜而
與同門孫中章

答同門孫四章

賢卽至盤桓累旬深慰積懷但初也相遇在未冠之
年今茲居然班丈夫之列十餘年真彈指而過對之
深增人慨歎也展閱來翰戚戚于心弟之現前病症
乃爾而兄亦犯此條欵乎然我輩大患在不知天之
所以與我及我之所以負天者耳苟其自知之明則
亦自無可已之功沿河而下苟不止海當無不至初
也強制久漸自然初也拘牽久自灑然天下未有不
拘牽強制而遽臻自然灑然者亦未有拘牽強制不
已而不能自然灑然者昔人有言曰悔既往無寧圖

將來敬雖駕鈍竊不敢不自策末路知兄必且收功
于前途也人即君又復喪耦傷哉然世界缺陷自古
而然豈獨今歟缺陷者以吾心圓滿之此即現前灑
然自得法也若此處看不透打不過真拘牽矣佳什
大有擊壤意可喜也

答同門濟四章

答佟體乾問學書

承論張南軒先生儼若思一段意大抵敬之爲義雖
是從此心兢業操存言然却是本體上一段真精神
非別有一段兢持把執心也故持敬之功固不可于
心體上有一毫怠慢放縱之意亦不可于本體上有
一毫兢持把執之心儼若思猶似有用力把持之意
故南軒先生以爲非敬之道蓋以其非敬之真血脉
也然外這一點兢業把執心亦全無入敬之路故又
云于此時可以體敬即程子所謂威儀儼恪非敬之
道但致敬須從此入之義耳

云于地報下以... 答外語問學書

又答佟體乾

所云人心視物與道心視物之辨欲僕描寫其實狀善哉問乎非從體認過不能問之如此親切也顧心一也道心從其和平清寧時言人心從其私意煩擾時言阿兄但自己從日用動靜語默間體認自己心氣當其和平清寧時視物何如煩擾昏亂時視物何如自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他人縱說得十分明白終是他人事不親切也

則是一心勞日拙工夫愈勤而去道愈遠古人何爲設此與道不相干涉工夫使人終身勞攘于其中哉阿兄可以悟矣下段從下翻上之說來札未能說得意思分明僕亦何敢模糊相答俟他日說明本意見示始敢復命也

又答以體乾

又答以體乾

所論清靜中不可着一物纔着便動搖蓋心體本來清靜原無一物是以中間容不得一物如人目睛本來清明容不得一屑耳故人心一着于物便撓亂清靜本體不得安寧而必欲一掃廓清之爲當也然使中無主宰誰與清寧此心使不着乎則是所謂不着一物者謂不可着物欲之物耳若僉將一點真主宰精神之物而無之則莽蕩散漫去矣故程子又云清靜中須要有一物始得蓋物欲之物此心不可有主宰之物此心不可無也前說物字主物欲之物而言

明道所謂能于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
大抵治怒尋對治之法不如徹底清除欲徹底清除
則莫如知性盡性昔人所謂顏子惟其心常止故其
怒不遷者此耳本末無忘之真盡而却却以非氣為
不手者非本信此然非輩滿於哀矣保必對之不爾
不五而坐之之本即五對歸怒而不味於平日矣
夫其然而於治以五型之一且可法草斷毀矣且
便以念及之一字於怒之六非對本之與創草不
承問然之難克對及治之只下之同其世問也願
答友人問治怒書

答友人

承翰示知志氣甚銳又甚大充而不已何地不可到
何語不可期閱之反覆欽歎無極獨末幅忽有歲過
時晚之懼足下得無未之思乎夫人苟欲其饑之免
也食無擇于精粗欲其寒之免也衣無擇于美惡何
者苟可免于饑寒衣食之精粗美惡固非所計也吾
輩苟惡愚冥而求昭明學豈論于年歲之蚤暮哉老
泉二十七而學卒見重于歐陽猶曰此正壯時也公
孫弘四十讀論語卒為漢相高適五十始作詩見推
于少陵弘適不足道而其年已至四十五十而學卒

自立安在非勵志好修者之一鑒乎然猶曰四十尙
強五十未衰也若董蘿石年六十八矣始知學道而
卒以有聞稱王門先覺人患無志耳年歲豈所論哉
且學期以盡性至命耳縱百歲性猶故也命猶故也
况乎尙未及老泉之發憤時者足下如以爲未然談
自于耳目口鼻心思間一一體令驗昔其視聽知覺
曾有一異于少否曾有一減于少否苟五官之猶昨
則知五德之未變夫盡性至命者亦不過于五官還
吾天命五德耳明本自若欲明卽明聰本自若欲聰
卽聰口鼻心思莫不皆然孟子曰心之所同然理也
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嗚呼孟子豈欺人者
人患無志耳學猶饑寒之衣食也期于免愚冥而已
蚤晚豈所論哉苟猶以爲未然則古人下士晚聞道
一詩足下嘗書壁矣盍細味之

惟方寸未收也者蓋亦有之六十八矣然知學道而
 不以有聞於中門先之入思無志耳手及於所
 且學期以虛性至命耳誠百歲性消故以命納故也
 况乎向未及老泉之無假時者足下知以為未然
 自于耳日口與心思則一一體今驗其其視視知
 一荷或可嘗嘗學學是等亦無去之否為五官之
 極細量他儲好古詩詩以深美余謂古詩人亦士與
 人思學志且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蓋此聖人夫詩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